

捍卫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而作——

史四世界史科研小组讨论 廖兴森执笔

根据列宁的科学分析，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详尽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先锋队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劳动群众，通过革命手段，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告诉我们，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摧毁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治，就是要以革命的暴力消灭反革命的暴力。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暴力是进步的、正义的，“是替任何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接生的产婆（马克思语），是社会运动借以开辟道路并破坏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和手段”^①。

革命，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根据人类历史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列宁认为，国内战争是一切革命实现夺取政权任务的常规。列宁说过：“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②。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第一，“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③；第二，“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④。列宁特别论证了在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采取最尖锐的斗争形式即国内战争形式的客观必然性。他认为，垄断资本“到处散布的都是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统治趋向的结果，便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发生全面的反动”。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统治机构，用暴力手段来镇压革命的无产阶级，他说：“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⑤。这就迫使无产阶级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

②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③ 列宁：“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④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种策略”。

不得不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实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任务。列宁断定：“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①，“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②。

这是不是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完全否認在一定情况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呢？是不是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絕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不是的。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認為当时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例外地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軍国主义和官僚制度当时还不大发展。俄国在1917年2月革命后，列宁認為存在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而且紧紧抓住了它。但是资产阶级总是要用武装镇压来堵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来夺取政权。列宁說：“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們也是不愿意讓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說，还有点不够，假使連战争也沒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偉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瘋狂战争而告終”^③。

現代修正主义者，企图在暴力、革命、和平过渡等問題上，根本推翻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理。他們歪曲列宁关于革命和平发展的基本精神，認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拋棄阶级斗争，可以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他們还歪曲莫斯科会议宣言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論断，宣揚“和平过渡”已經是无产阶级革命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方式了，等等——这些論点都是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他們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統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羣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我們有些同志也認為，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条件下，列宁关于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的論断已經“过时”了，“和平过渡”已經具有普遍意义了。为了从历史上寻找論据，有人甚至認為俄国十月革命是不流血的，或者流血很少，也算是“和平过渡”。我們在彻底批判現代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必须澄清对这些問題的認識。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只是証实了列宁上述論断的正确，駁斥了現代修正主义的胡言乱語，暴露了他們的反动面目。

1917年2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列宁根据二月革命后所形成的两个政权——资产阶级专政和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互相交錯的異常独特的局面，根据由这一局面所形成的特殊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配置情况，認為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取得政权。因为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事实上是无力的，反革命势力暂时尚未集結和組織起来，它沒有而且也无法对革命羣众和苏維埃施加暴力，布尔什維克党有公开活动的自由，而与临时政府并存的由革命羣众创举、建立的并由绝大多数人民选举出来的工兵代表苏維埃，却具有巨大的现实力量，它有可能取得全部政权。只

① 列宁：“无产阶级軍事綱領”。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

③ 列宁：“預言”。

④ 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騙人民”。

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行为認識不清，才使得叛徒們能够暂时把持苏維埃，并把政权甘愿讓給了资产阶级。正如列宁当时所分析的：

“当时政权正处在动摇状态中……苏維埃是由不受外部任何强力压制的自由群众和武装工人兵士底代表团所构成的。武器在人民手中，沒有外部的强力压制人民，問題底实质就在这里。这就展开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按和平道路发展的可能。”“所谓和平发展，不仅在于当时(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沒有一个阶级，沒有一个严重力量能够反抗和妨碍政权轉归苏維埃。不仅如此而已。当时和平发展之所以可能，还因为苏維埃内部各阶级和各政党間的斗争，当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轉入苏維埃掌握的条件下，是可以最和平而最无伤害地进行着。”列宁认为这种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并制定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

但是，列宁主張的革命和平过渡，并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可以不经过阶级斗争，可以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能实现。按照列宁的理解，政权和平地轉到无产阶级手中，决不意味着保留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摧毁压在人民头上的国家机器，建立完全合乎人民利益的新的国家机器。列宁說：“政权归苏維埃——这是意味着整个旧的国家机构，这个妨碍一切民主的官僚机构的根本改造，意味着消灭这种机构，并以新的人民的即真正民主的苏維埃机构来代替它”^①。要达到这个目的，决定性条件是要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組織以革命无产阶级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大軍，首先是組織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的联盟，对资产阶级和它的支柱——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展开坚决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列宁制定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所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以及关于結束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土地国有化、給农民以土地，在工业中实行苏維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民族問題上实行民族自决消除民族压迫，等等一系列政策，以及党根据这些政策在工人、农民、士兵中所进行的巨大的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本质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叛卖行为的揭发和斗争，把一时受到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欺騙的广大群众爭取过来等等，所有这些就是要組織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大軍，把爭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农民的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汇成一股革命巨流，向资产阶级冲击。这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爭夺同盟軍的斗争，是决定誰胜誰敗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四月示威、六月示威和七月示威，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为实现自己的革命要求，为实现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而进行的对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正因为有这一系列激烈的革命斗争，才使资产阶级政权在四月事件以后出现了危机，并日益加深。

还必须指出，列宁估計革命可能和平发展的同时，也預料到这种可能性的环境随时即可发生变化，那时党就必须用武力夺取政权，他說，布尔什维克党“放棄国内战争的口号只是暫时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列宁的指示，一方面充分利用革命和平发展的条件，教育和組織革命大軍，同时一刻也沒有忘記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积极地建立工人赤卫队并力爭掌握軍队，以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武装斗争。

二月到十月革命斗争的进程証实了列宁的預見。资产阶级和白卫軍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抗拒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不愿意把政权交給苏維埃。它之所以开始不敢公开反对苏維埃，是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实际上，它一方面实行反人民的政策，繼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拒絕农民的土地要求，鎮压农民运动，执行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反对

① 列宁：“論口号”。

②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問題”。

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另一方面它在争取时间，积极积聚反革命势力，准备消灭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结束两个政权的局面，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叛卖，援助了资产阶级。四月事件后，他们参加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府，挽救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危机，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实现一个政权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第一步。六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的前线进攻，其阴谋也是要解散苏维埃，消灭布尔什维克。

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走向反动统治阶级愿望的反面。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加速了革命危机的成熟。广大劳动群众觉得再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从切身的经验中，逐步认清了临时政府的反动本质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反革命行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工农、士兵的革命情绪急剧高涨。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前线进攻失败的消息传到彼得格勒以后，爆发了有名的有五十万人参加的七月示威，阶级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时统治阶级也觉得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临时政府在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对这次和平性质的示威施行武力镇压，彼得格勒的大街上洒满了示威群众的鲜血。接着就在全各地施行反革命恐怖，逮捕布尔什维克，封闭“真理报”，下令逮捕列宁，在前线颁布死刑律，在后方解除革命部队的武装。七月事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垂死挣扎，是资产阶级积聚一定反革命力量以后，企图以武力摧残革命力量。同时表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由妥协堕落成为反革命的帮凶，全部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这一切标志着革命和平发展阶段结束了，在政权全部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并对革命群众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夺取政权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①，就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企图彻底消灭革命和恢复君主制，在美英法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为了策划更大的阴谋，在叛乱被粉碎以后，资产阶级政府更不惜以出卖彼得格勒为条件，密谋与德国帝国主义者勾结，共同来扼杀俄国革命。这时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资产阶级把内战强加于人民的反革命暴力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怒潮，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运动在转变为武装起义。

列宁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列宁亲自领导了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由于在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党就作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因此当资产阶级政府调动反革命武装向彼得格勒革命力量进攻的时候，很快就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武装的决定性打击。无产阶级摧毁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占领了首都，掌握了政权。接着在“苏维埃政权凯歌进行”时期和三年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俄国无产阶级经历了最残酷的武装斗争，才在全国确立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这实际上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可见，那种认为十月革命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或“流血不多”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

列宁关于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的论断，不仅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所证实，而且为十月革命后欧洲、亚洲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所证实。虽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具体情况不同，但通过武力革命，这点是相同的。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一般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消灭德国法西斯和本国的反动势力，而取得政权的。这是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特殊结合。苏联红军的帮助对东欧各国

① 列宁：“论口号”。

无产阶级在当时取得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二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的。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曾经试图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社会政治改革，但终究没有实现，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首先发动了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革命战争。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已处于绝对劣势，面临最后崩溃的形势下，当国民党表示愿意和谈时，中国共产党仍不放弃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最后机会。但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但拒绝交出政权，而且企图争取聚集反革命力量，妄图保持政权，扑灭革命。这样中国人民才不得不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结果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全国政权。

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不拒绝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只要有可能，就充分利用革命和平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可能如果实现，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对于全民族都是有利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象列宁所说的“这种可能性，在革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在俄国当时两个政权并存的独特条件下，革命的和平发展尚未成为现实，而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暴力统治机构的情况下，就完全堵塞了这条道路。在剥削阶级对人民加强暴力统治的情况下，就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武力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并过渡到社会主义。正如莫斯科会议宣言所指出的：“列宁教导我们说，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

那么在今天，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竭力加强反革命暴力统治机构的时候，事情会不会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变得非常“和平”了，它再不会使用武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了呢？因而列宁关于暴力革命的论断也就“过时”了，列宁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各国无产阶级迁到的经常状态了呢？是不是可以不顧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如何，“和平过渡”已经是无产阶级必须遵循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道路了呢？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由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不会再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因而“和平过渡”就已经具有一般规律的意义了呢？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目前的情况同样地显示了列宁上述论断的光辉。诚然，今天的形势和十月革命的形势比较，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的形势比较，已经大不相同了。社会主义已经超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一个包括十二个国家九亿五千万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社会主义思想愈来愈深入人心，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日益加强，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面临最后的崩溃。这一切对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空前有利的，正如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变化和巨大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在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的增长，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变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不使用暴力对抗无产阶级革命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就不是“非常罕

這”的了。我們必須看到另一方面的事實，帝國主義雖然削弱了，但是帝國主義者的凶惡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它決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反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动派愈臨近崩潰滅亡就愈猖狂。帝國主義國家建立了龐大的軍閥官僚機構，在國內實行法西斯的統治。甚致象所謂有民主傳統的法國，也撕下了“民主”的外表，實行個人軍事獨裁，走向法西斯統治。帝國主義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武裝到牙齒，所有帝國主義者都在從事加強暴力的競賽。美帝國主義為實現對世界的暴力統治，以世界憲兵自居，扶植各國最反動的勢力，對共產黨和革命力量進行瘋狂的迫害，任何具有進步意義的革命運動都受到摧殘，甚至要求和平的鬥爭也遭到鎮壓。在美國國內，統治階級用最野蠻手段蹂躪共產黨人，蹂躪黑人，蹂躪進步人士。帝國主義者可以任意以“危害”美國安全的莫須有罪名，非法審訊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不少共產黨的領袖和成批的共產黨員被投進監獄，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黑人被殺害。美國有一百多萬軍隊駐扎在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美國在國外建立了250多個軍事基地，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奴役這些國家的人民，鎮壓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如支持法帝國主義發動對越南人民的戰爭，對古巴革命的武裝干涉，對伊拉克革命的武裝干涉，等等。帝國主義僕從國家的反动派，則完全是靠刺刀維持統治的，象土耳其這樣一個國家，就維持着一支60萬人的武裝部隊，軍事開支占每年預算60%。這些國家的反动派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對本國人民的正義鬥爭進行血腥鎮壓，如最近南朝鮮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就遭到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李承晚集團的武力鎮壓。當然，反动勢力的猖狂並不能挽救他們的死亡命運，也不能阻止革命的爆發，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反动勢力這種猖狂，不但表示這些黑暗勢力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后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的接近了勝利”。“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动派怎樣企圖阻止革命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要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各國反动派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⑥。人民要起來革命，就必然會遭到武裝到牙齒的反動階級的武力鎮壓。我們不能忘記列寧教導我們的這樣一個真理，一切統治階級的武裝首先就是為的壓迫本國的人民。資產階級擁有強大國家機器的時候，其目的就是要堵塞革命和平發展的道路。如果無產階級看不到這點，就等千在武裝敵人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就不能找到解放的道路。

當然，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壯大和發展，在全世界範圍內，如果有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已處於社會主義包圍之中，在這種情形下，或許有較多的可能出現革命和平發展的機會。列寧說過：“……在個別的例外的情況下，在鄰邦大國已經完成社會革命之後，例如在某一小國內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和平地讓出政權，如果它確信反抗已無效並寧願保持自己的頭顱的話”，^⑦我們怎樣來設想這種情況呢？那時候社會主義革命已接近世界範圍的勝利，某個僅剩下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包圍的孤島了，而這一國家國內革命形勢已經成熟，革命羣眾已經組織起來，在這種國內外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如果資產階級為了“保持自己的頭顱”而“和平”地讓出政權，這實際是一種繳械投降了。列寧所設想的這種情況，是將來可能出現的“個別的例外的情況”，歷史上沒有那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保全腦袋而讓出政

⑥ 毛澤東：“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⑦ 列寧：“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美國主義經濟主義”。

权，现在也看不到那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因为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而有这样的表示，它们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就是将来那种个别例外的情况下，也绝不能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唯一的机会了，而应该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列宁在提到上述“个别例外”的情况时，特别强调了后一种可能性，他说：“当然更可能的是，即使在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中国有句俗话，“困兽犹斗”，“狗急跳墙”，很能形象地说明反动统治阶级垂死挣扎、顽抗到底、至死不变的本质。例如中国西藏地区完全处于人民势力包围之中的少数农奴主的武装叛乱，拒绝和平变革，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根据本国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提出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问题，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反动统治阶级会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象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所做的那样。只有这样，当统治阶级拒绝和平变革挑起国内战争时，无产阶级才能有准备地胜利地以革命战争结束反革命战争，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顾历史上统治阶级武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血淋淋的事实，无视目前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竭力加强暴力机构，加紧摧残革命力量的情况，不管各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如何，提出“和平过渡”是主要的唯一的方式，这显然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相对抗的。其目的是要在无产阶级革命任务日益成熟、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作垂死挣扎的情况下，解除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要工人阶级等待资产阶级“和平”让出政权，从而使革命群众丧失警惕性，而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所摧残。这实际上是要取消社会主义革命，永远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列宁说：“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機會主义和背棄社会主义革命”。^①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正是列宁所指的这种“极端机会主义和背棄社会主义革命”的咀臉嗎？

必须进一步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和平过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毫无共同之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目的并不是要过渡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借“和平过渡”的名义，以掩饰它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如前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平过渡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式，同样要经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要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正如莫斯科会议宣言提到准备和平过渡的必要条件时所指出的：“只有广泛地不断地开展工农群众和城市中等阶层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反动派，争取深刻的社会改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一切”。现代修正主义者则完全相反，它们认为不必进行阶级斗争，不必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观点最为露骨，它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各国都已经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正在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们说：“社会主义思想不再主要围绕摧毁旧的、资本主义的问题转圈子了”，工人阶级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对政权取得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决定性影响，并且根据自己的政治力量逐步地保证社会主义的开展”。显然，这种观点是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针锋相对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无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对人民大众的奴役和压榨更加残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帝国主义国家一切政治制度全面反动的事实，抹杀帝国主义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大多数人民实行专政的阶级本质，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混淆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修正主义者的企图是要腐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取消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保存或恢复资本主义。这充分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贩卖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丑恶面目。

历史的发展将继续证实列宁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的光辉论断。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言论决不能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将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手段，把资产阶级政权夺取过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治。